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景迂生集卷十四

宋 晁以道 撰

雜著

歷元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異乎繼世之君也推之於歷考靈曜春秋緯命歷序皆本於甲寅元漢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侍中施延河南尹祉太子舍

人李弘及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皆言歷元不正當用甲寅為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歷法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審矣或曰歷黄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黄帝顓頊虞夏及周魯未必皆元也何獨甲寅以之為商湯之元哉曰時君各因事而命其歷不同也至於殷元甲寅則歷家皆因之而起算云爾

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表言曰時夏乘殷斟鄩前代歷變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諸儒生皆以為孔子用殷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竊以春秋緯命歷序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戌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外傳曰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韋昭曰商主大火其果合于甲寅乎曰成湯六年甲寅上推桀元年癸

亥實見歲在大火如魯僖公五年丙寅亦歲在大火上推之於其元年壬戌實見歲在大火此固得以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論之大火卯也此得以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且傳與緯不同唐一行曰周歴得己丑二分殷歴得庚寅一分殷歴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歴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歴也緯所據

者殷歷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以此觀之既其所建不同則大火先得以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始變虞夏之歷也世紀公子譜三統歷皆曰湯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則十有三年丙寅之歷也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夫所謂立者言嘗立之為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書之曰子而不書之為君書之為君則不可而數之則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數之耶外傳以為商之

饗國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則非也世紀三統歷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於外傳之論也公子譜謂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太史遷作商本紀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紀所載皆是也本紀

公子譜以外丙即位三年則非也世紀謂外丙即位二年與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數也孔安國顧氏孔頴達輩徒見伊訓之文曰成湯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遂以謂太甲繼湯而無外丙仲壬反以太史遷皇甫謐劉歆班固為非何其妄也葢不知伊尹以成湯之訓訓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訓太甲盛衰汚隆之意而序之非謂成湯之於太甲先後世次也如夫子於易曰包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

也非謂其時之相繼也黄帝之後豈不有少昊顓頊帝嚳之君歟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歷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統歷太甲元年乙巳元嘉歷太甲元年癸亥一行歷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謂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謂三十六年或以謂二十二年或以謂十七年雍已在位或以謂十三年或以謂十二年仲丁在位或以謂十二年或以謂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謂十五年或以謂五年沃甲在位或

以謂二十年或以謂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謂三十二年或以謂三十三年盤庚在位或以謂十八年或以謂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謂二十一年或以謂二十年稟辛在位或以謂五年或以謂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謂六年或以謂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謂三十七年或以謂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若十有七年雍已之立十有二年中丁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

有三年盤庚之立二十有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廩辛之立六年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則皆與商之享年不合誠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諸書皆同

辯誣

天無待而高者也日月無待而明者也人之生於天朝夕日月無所待而知高也亦無所待而知其明也聖人之道曷獨不然韓退之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

晚得揚雄書益信孟氏又得荀氏於軻雄之間何耶孔子固聖人孰知後世必有人曰孟軻能明吾道而尊之耶脱如後世遂無孟軻則孔子之道泯滅不傳歟至今卿雄則復何力之有一何量聖人淺而自待之厚耶今之學士大夫必待小序以説詩必待魯史以傳春秋必資莊老元虛釋氏幻妄以明易又復何耶然謹小序於詩者鄭康成孔頴達也尊魯史於春秋者服虔杜預也假釋老於易者何晏王弼輩也今之所謂大儒者未離

乎昔日曲學之後塵歟

自西晉來有老易之論何其不思耶葢無得於易而溺老氏之文者倡之也斯人不特無得於易而亦無得於老氏者也譬諸人材必先其學問師友淵源與夫立身本末出處去就所向大體同也小體斯可略大體不同而奚小體之論哉老氏所貴曰常與靜易之變動出入不可以居老氏自處者無名無事芻狗百姓而易於吉凶與民同患至曲而不遺斯世之是務也老氏至極歸

於自然雖道亦是法也易有消息屈申吉凶悔吝危可安而亡可存皆有自然然而非自然也果相資以用否耶齊晉之功非不盛也吳楚之王亦崇也春秋不之貴者尊一王也門内妾婦且知尊無二上矣予不知世所謂孔孟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子歟尊孟子歟蓋天下萬世之尊師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也耶學者於是乎權有度無欲挽二子以並駕又無乃甚耶荀卿非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王充著

論曰刺孟則亦過矣然不為無謂也知其不尊周室勸諸侯僭王以國叛人人可為湯武予學春秋而有感焉未敢發之言也後見江東李覯所論著則有前得於予者也又如士師可殺人之類强辯傑驁視當時所謂策士者不甚遠今學者以孟子班諸顔淵而原憲子貢曾參宓子賤之徒悉闕之者不知世無孔子果孰可以諸子優劣耶使孟子與諸子並生而從容弦誦闕里中當自有次第哉

尊其名不覈其實玩其讀莫適於事者周禮之為書也其出為最晚劉歆初獻之新莽莽即拜歆周禮博士者乃傳焉是書大抵煩禮瀆儀靡政僭刑苛令曲禁重賦專利忌諱祈禳誕迂不切事適莽之嗜也莽所用以戕天下之民而鉗天下之口者是書之奉也正月之吉初和六官各縣象法于象魏民視既已潰矣是日州長各屬民讀法于州又何能來自象魏而滑其聽耶孟月吉日黨正屬其民讀邦法仲月大司馬行蒐苗獮狩之禮

月吉則族師屬民讀邦法正歲則鄉師稽器州長黨正屬民讀法季冬祭索鬼神春秋則鄉州有射黨正祭禜族師祭酺閭胥讀法凡歲比而三歲大比所以致其民者勞矣而力役追胥大事大故之所致又未可以期數也將使斯民終歲遽遽然不得伏田疇安室廬而奉有司之役耶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掌固又任萬民凡國都郊之竟有溝樹之固民皆有職焉夫民既勞矣而任之者亦以衆耶畿内千里而鄉大夫士胥徒授田凡萬

八千人有奇其地莫之能給而此多役疲擾之民尚可勝其任耶是書厲其民者如此則于禮樂政刑復何論哉昔周公位冢宰正百辟今書冢宰乃特正其治官之屬何耶尚書周官與是書所謂孤卿之職五服之制頗異同尚書周官作在周公輔政七年將歸之時不知是書之作何時也如前乎尚書周官則周公後以尚書周官為正矣學者尚何取於是書哉如其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尚書周官者周公之棄物也孔子復何錄之耶

二者不可允會非周公妄則孔子過也孰可脫如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周公未嘗歸政成王也又孰可王肅斥冬至圜丘之樂謂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禮單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予無取焉嗚呼使周禮而尚全王者猶損益之況此殘偽之物乎

或問韓愈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其言是非曰士固不可不通經而必待通經之士而為用則非也將有禍經

術而病天下者矣西漢張禹經爲帝師成帝懼變異數見因吏民言疑王氏專政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禹乃爲身老子孫之計曰災變深遠難見矣此經義意也益禹於是乎言之安而帝之聽也信以不疑其在位碌碌者亦皆曰經意也王氏何病其後莽卒攘漢日夜更變漢制紛紛然天下不勝其酷莽與其國師歆輩一切六藝之文爲其蹠也柰何梁武帝父子躬著經義數百卷又升殿自講說甚勤而朱异賀琛皆以經術進專

國用事异乃為侯景主人琛又以從而紹介之卒以亡梁而帝父子不得其死又重可哀也歟不通經果不害其為士安得真儒以語哉

大辯

說之避地高郵臥病兩月念平生略有所知而未嘗語人者不可使之俱泯輒疏其大者作大辯

近世學者喜於離折配合之說葢有所自矣昔之人分仁義於父子君臣之間曰仁不遺親義不遺君又曰仁

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善為一家户牖之言也質諸孔子則戾矣吾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焉云爾則無分乎仁義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先儒謂父子之常道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愚嘗觀易象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温公謂家人之中父母之事即得尊君之道故特曰父母之謂也愚以是知君父無二體忠孝非兩端仁義不可於君臣父子

而分矣嗚呼仁之所至義亦次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子夏之言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是故三年之服一也愚甞謂七十之後諸子者非親見聖之比也

大辯後說

予既作大辯問者曰臣子之事果有異乎仁義一也忠孝一也其敬一也若其所事則有不同者子之於父一家之事焉爾臣事則國事也諫爭則忘其生軍旅則誓

以死奉使則死不辱未嘗顧其家也家事則未嘗不顧
吾國也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其力
者生事也致其身者死事也亦不難乎其死也問者曰
明天下之所事者莫踰乎蠱蠱言父子之事而不及君
臣之事何也幹父之蠱者幹君之蠱忠臣也裕父之
蠱者裕君之蠱諛臣也問者曰其上九不及父事何也
曰上九為卦之主風自山而落父子終無退事而君臣
於終不得不退也王弼之前易家皆謂臣老得謝事者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弼始援莊老棲遯不可同羣之談以苟異今誰辯之者嗚呼始以父子著君臣終以君臣篤父子

申劉

説之十餘年來始不惑於孟子為之辯正大端自謂悉矣及見劉道原説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是堯崩踰年事不待三年喪畢其斥孟子甚明且罪孔安國仍軻之繆乃大聳歎恨不得道原而在北面師事焉然道原意

有所遺者輒申之堯知其子不肖不足以傳天下幸而得舜以授之舜既攝二十八載之久矣乃復待堯三年喪畢避之南河之南是堯之子才足以傳天下歟堯遠能知舜而近於其子則不知耶賊父子之恩而瀆君臣之分孰大於此哉堯苟不知其子舜乃獨知之爲舜者曷不讓之於攝政之初使堯見之乃有待畢三年之喪即位之初棄宗廟百官而逝耶無乃舜之是舉也僞歟天下至重器授受至重事何容僞毫髪哉後世亂臣賊

子接踵奮袂而起舜或倡之耶舜於是上不誠於堯下惑斯民以天下為市而術取之耶丹朱不肖子也一日見舜避之遠乃起而言曰天下吾家之世有也至我始不身之耶吾父雖欲授舜而舜不敢居以避我我何為不如舜之志也且舜之志天下志也我之受宜則舜以天下病而利丹朱一人豈堯之所以知舜之心哉如丹朱曰舜之避我雖遠如吾父命何天下之朝覲獄訟謳歌顧可欺哉必以天下奉舜是舜非受天下於堯乃受

之丹朱也丹朱不知為舜亦何憾彼朝覲獄訟者必忿然而爭爭必至於兵丹朱將不保其軀矣舜欲利丹朱而實欲殺之耶舜之南河之日天下禍亂肇邪夫既不忍堯之子而避之矣其之中國踐天子位則顧衆人之情而不待丹朱之一言不若其初不避之愈而徒以暴丹朱之不肖耶此非常大事其後禹益又皆例之耶書雖殘編不應如此大事略無所闕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紊糾射不已予少亦狃習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它人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讀誦思索加之以師友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可器之物腐爛而故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已之所謂新者乃六藝之所

固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無得于故耳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説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説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此而今人乃新之急耶若乃其新則有之薀藚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其心思為已名譽之術以獵身富貴則新之善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

非釋老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絶而辨析則何以為新而餌彼薄劣之欲耶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已乎著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獘可不慎哉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

太剛辯

東坡作剛說以謂太剛則折者鄙夫患失之論也或以仲山甫之詩排之嗚呼人而可與言者豈易得哉彼不

知太剛則折者物理也君子之道何與焉夫君子所謂
剛者何也誠也誠斯柔矣自其柔而用其剛則何所不
宜天地鬼神將直折之尚誰折我邪不幸而殺吾軀身
是亦剛者之細事也不然又何以貴乎剛哉嘗試觀之
天下之柔者水也及其起為八月之濤而滙為千里之
浸則曰天下之至剛者也是無它焉水之為物誠焉爾
也今有人焉欲禦是濤而田是浸雖力何能哉仲山甫
之德既不吐不茹矣則亦何病乎太剛歟或者亦東坡

之客得以辯諸

和陶引辯

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如何曰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而論盛德之士邪又何擬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也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林宗贈徐孺子和揚雄就人乞酒不得作詩嘲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章益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柰何曰時也方

觀鳥跡時可責以鍾張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之德世歎其直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舍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為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

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邪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淵明者其言可大懼哉如以謂篤愛陶詩而服勤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今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韋蘇州白樂天之所効者皆極閑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邪又問區區之迹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迹判之論也吾温公斥之

矣益論士者不以區區之迹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為辯之云爾

性命

或曰鑿九竅而戴爪髮均天民乎曰然曰苟無大惡得罪於天則天將生養之而有間乎曰苟無大惡得罪則天將生養之而無間也曰今有人焉才不相高德不相尚貴或有餘而天益侈之以福賤或不足而天益窮之以禍為之天者私乎為之人者自取乎曰汝豈未知陶

者之用心陶之為器範金合土埏埴之巧一也至於形狀既判則一為墳一為缶一登清廟而和玉瑟一隈巖墻而包醬豆豈陶者之私邪各安於分邪故方其完也或以墳貴而缶賤一旦落而碎之則同會於糞壤之顛矣為器不同為棄一也彼貴墳而賤缶者又何淺哉夫然後知陶者之無私也汝知陶者用心則知性命

禍福

富人有祭而祈福者列千燈於中庭流汗及踵而布油

不輟曉使童僕市燕雀之在網者逸而活之又百數焉既而語余曰吾之某交吾之某親惟歠食是務所殺命日數十吾每哀其愚而力未能化也子何辭而使從吾之所樂余應之曰噫彼之所樂者子既哀之余之所哀者又子之所樂也子將謂天之生物惟形宏而聲大者謂之有命也將水陸纖介蚍蜉蟭螟皆謂之有命也擇其大者惠之則活十人不若活一牛兼其小者濟之則蚍蜉蟭螟何物非物子脫網羅之禽百數濟物之功見於

色子曷不視前夕之燈瓺乎凡焦爛之蟲已絶未絶穰穰填溢何啻億萬豈可以知度其日數哉子以百數之燕雀不足以補千燈之爛蟲也明矣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必攘臂大怒以子私一身之福損億萬之命必賠子以狗於其交某親而未暇治其飲食之小過也故曰余之所哀亦子之所樂也夫是之謂為善不經為善不經則反以為咎故君子内則孝於親外則忠於君居則恕於物有道可行則利於衆四者求福莫大焉詩

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福如可祭禍如可禳是天有私覆地有私載日月有私照必不然矣非徒無益也蒙眛之間又有害者若焦蟲之類或可戒已

辯字贈恂公

老僧如恂來為予言天台智者之教曰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予問或謂介爾曰自吾祖荊溪以來皆以詩介爾景福為證予按詩家訓介曰助也與智者之意了不相當柰何頗聞荊溪無不該洽而於此一字似或誤矣雖

然不害其為荆溪也此字葢當如漢書介居河北之介晉灼曰介時也訖黠反夫此有心一適當其時霍然之頃也又如素問所謂心欬之狀喉中介介如梗讀亦如戞夫介介之梗可以見彼介爾有心之相欵又易介于石古文作砎鄭康成云磨砎也古八反夫磨砎之聲亦倏然而有者也讀者可以意了而見智者之語峻意潔云爾恂曰竊嘗有意而不知其讀如此顧書之予每恨晚輩輒廢形聲之學喜書以贈恂政和元年辛卯十一

月己卯嵩山景迂生書

懼說贈然公

予嘗怪韓文公歐陽文忠公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實二公之力爲多也夫毀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哉往年孤山智圓凛然有名當世自成一家之學而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如韓能有功於孔氏近則嵩力辯歐陽之謗有古

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讐而暴其善又一反哉竊嘗思之是惟公乎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者為能如此若其反乃其合也天台僧了然字煥之年三十有六歲天姿秀發傳其教甚力比嘗辛苦於山中十有五年衆服其善而自覺其有得乃出遊予始識於四明而歎異焉顧予方流落不為人所比數尚何有於斯人而竊為之懼則深矣葢斯人賢可妬而能可嫉余於彼妬嫉者則無所恨而唯懼斯人聚徒太早又懼其

著書不能待晚而太鋭封植師説疆界根柢太牢也何則今有人視其外所師説者不怨則怒或陽善而陰伐之其如師説不能一字不謬何得非嗜聾好瞽而與之共斃歟世間書讀固不能盡而應有當有者又如晨炊之不可緩何容年少輒有著述鋭氣喜瑕疵達不知已之所謂新者過少時又復陳腐有人議之矣以故少年著書者至晚必悔如其不悔者又無足觀也然之祖智者猶以領徒早為厲已況它人乎然宜勉斯三者公其好

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則善矣不過數年予當隱處嵩山或聞東南有道盛行大得名譽者是必然也然其勉諸作懼說贈之

淨土略因

臨淄趙子和仁裕移書淯上老法華曰吾東州人近因子之文始知有西方淨土可修而自天台教以出也子宜於此圓妙大教專明玆真修一事益以惠我無情有往者僕謝之曰具縛凡夫與予同在三災八難中何敢

任此雖然病者未必不識藥也竊聞之有生而有死而凡聖殊有凡有聖而身土異有身則有土有土則有身孰穢孰淨可不辨之邪我釋迦年尼佛與阿彌陀佛愍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建立此一法門釋家儐之也彌陀主之也釋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病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土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吾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是故文殊普賢彌勒龍樹賢

護無著天親皆願往生而觀音勢至在釋迦所亦在彌陁所吾土始自慧遠白蓮社與謝靈運劉遺民輩倡導之後繼有曇鸞道珍懷感懷玉善綽善導之願行尤著而可考吾天台智者大師承聖賢之後振法華之音其教始大備而行之益遠法華之前有維摩經首以淨土起教法華之後有起信論終歸證於淨土揆觀其目益有十種佛土二十七品佛土其合之為四土則復自吾智者始是四土之名散在法華華嚴維摩仁王普賢行

願及大智度論唯吾智者合而次第之其在維摩之空室法華之空中寶塔則常寂光土也維摩之衆生寶蓮花法華之衆皆是菩薩則實報莊嚴土也維摩法華之聲聞菩薩共為僧等則方便有餘土也維摩之見妙喜國法華之三變大地則同居淨土也維摩有香積菩薩法華初放大光明則同居穢土也佛告寶積長者子言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則同居土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則方便有餘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

佛智慧而取佛土則實報莊嚴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則常寂光土也其文雖隱而其義彰其名雖散而其理合茍非吾智者出之則如之何嗟夫遠公於教典未備之時根機未熟之際率羣賢而創導之智者斂波瀾而淵澄開隱祕而震耀終成此教以貽來者顧豈不來自淨土而欲穢土淨邪然法華於藥王品示安樂世界生蓮花中其在普賢品則示兠率天生彌勒所吾智者捨普賢之行而專意藥王之證其

後有慈恩法師復捨乎藥王而專意普賢則又深知四土之分別者也唯知四土則十有六觀盡矣三身三觀四教萬法悉無遺矣雖然有二患焉一曰疑而不信彼疑不自信則我内信而何補智者猶病諸十疑論所以作也唐永州吳上人特書是論於法華寺壁其所感深也二曰信而狂且愚不知悟心以入觀明因以克果但言我能心淨孰非淨土以能為維摩之言而身實天魔之民也豈不重可惜哉其在今世洪此教也葢有人焉

如慈雲法師之教行四明法師之觀智近者靈芝律師之辯論何以尚之淯上老法華初從明智法師而生信後頗從容於靈芝之云

志學

族弟覲之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於學子報之曰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為學非待學以為行者克己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鷙鳥之習其羽豈取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習尺發吾之神明而

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說矣心苟有所說則無物不遜吾之學也此天下萬物之所說者則不足以象吾之說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未學而為學矣子夏斯言葢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悌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為二端而惑於誦數佔畢之為學者葢以行為本言為能教人為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邪荀卿諭乎假舟

揖輿馬則學與行信分為二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遜志敏行者非邪二子之蔽無它不知克己復禮之為學乎顏淵以身為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於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道曰克己復禮為仁由己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己視聽言動罔非吾之學也邪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曰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效實矣揚雄亦豈無知於此者其言曰禮

由己則遺仁義矣荀卿之知此葢明其言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己卒以禮為舟楫輿馬將見其一日捨之尚何所克哉觀之復曰然則學無所間而無門户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哉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多終當一之於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耳前乎孔子而

言絶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於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岐廣鶩不住乎仁義其言以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不為三家所敝者誰邪汝志勉之兄向者少嘗教授郡國老不得容於天子講席飄零羇旅死亡無日何敢安於海涯為吾弟作志學

一分律

常念懲忿窒欲　常念克己復禮為仁

常念中庸之為德　常念必有忍

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即無不敬）　常念觀我生

無貳用其心（有用心交互之報）　無戲言忿言易言疾言雜言

無求於一切　無必責於人

無怒人以辭色　無忘人之有干於已者

無貪所讀而不精　無多食

觀省

凡求聖人之經必知其所落必知其所趣必知其所歸始消落之於字字得味也中如人接武布武而適趣則累羣言而一之也終極其歸而宅之於文字之外也不獨於書為然是之謂觀省是之謂克念

論詩

賈島云嶽石掛海雪野楓維渚檣子謂不愧謝康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謝句喧於衆中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邪二人分擅動静之勢極殊而幽深閑暇

俱絕俗有餘思則一也書以示李小九必有以語予者

論書

歐虞筆圓褚薛筆方其後悉學大令而方圓錯出顔復圓柳復方矣隋朝一代筆法盡未必智果之力也梁蕭子雲兼南北之善或云亦大令之徒

論

九學論

予在京師與劉壯輿論春秋謂三傳不相為用因言人

之學亦多塗其大槩有九壯輿始異之既而爲予言曰知我先君者莫如子今予官圓洛病卧荒山旅舍中追憶當時之論已多零落自念老境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焉明日病少間還郡於行李間作九學論

其大如楩楠豫章而自然其細若籩豆簠簋而合學無不通而不可以一藝名且莫知其所以學其言則詩書之英而動則禮義之績用則恵澤九州不用則聲教閭里者大儒之學也温公是已口不汲汲於詩書而詩書

之功隨之身若遺文章而文章之名歸之冠劒巍然望之可畏而不能不愛也珪璋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也妾婦之無知而亦幸其為人如此也夷狄之毷㑔而知中國之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也富韓公是已宮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封植足以顧問謇諤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冊不日而流布遠邇邦人喜稱其姓字而後進擬為龍門者從官之學也楊文公是已尊六藝而黜百家法先儒而惡新語謹乎詁訓通乎倫類頽

然古人之風默而有容若踈而親侍經幄則人君增恭儉之懐而永絶聲色貨利之心居函丈則弟子始於章句終於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宣公是已博極羣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嶄嶄然不可溷濁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世官氏族早宦於朝明習漢家典故而坐通歷代沿革其為人温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議不為勢屈言不求衆合

雖死不易職若無可好而惡之者不敢貶人君之所厚
百工之所仰者禮官之學也宋諫議是已籤帙之富倍
於三館少不鞅掌王事而既老無嗜好兀兀晝夜槁目
禿指人以為勞而已獨淫樂晚生得以問奇字好事者
從而貪異闡然不可責以正鵠之功者倚相之學也掌
賓客是已其學一曲而不可破其辭不隱括而不可惡
不師古人不友當世而自信甚堅執之不貳者處士之
學也學不根柢而辭有枝葉雖涉其淺而測其深雖獵

其瘠而炙其肥以書畫論古人鼎彝為好古以簡策相誇矜人多喜其可愛而恕其所宜責泛泛然不可入孔氏之門者子弟之學也嗚呼勉之哉人有得其一者有兼之多寡者有得其上而或鄙或恕其下者有居於下而或能進或不能進於上者可不自好也邪若苟不在其上七者之選又烏足謂之學哉惟是九者之外又有方士之學舉子之學非予之所知也於諸公姑取其一以鎔寫所論不敢效揚子雲之品藻也且國家人物之

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槩可見

已姚子張非禮官之學也邪是九者亦非甲乙次第云

成周論

或者謂治具當一切取法成周作成周論

甚哉人欲安其私意而馮陵決勝也不本乎孔子之言

不斷以春秋之旨而攘成周之法為今日之治可乎彼

得時言聽之大臣由是聳動人君拒絶羣議自為周身

之術則善矣昔孔子言三代禮之所損益至於維周者

不曰不可損益也盍嘗鑒察明矣周得乎其文哉逮夫告顔淵之為邦則其忠其質其文一日並舉而要其成功則虞舜之歸也於是乎知彼一切談成周者疎矣公劉之詩變而板蕩既久晉變而夷狄楚變而君子周禮孑然無一存者幸而猶有遺書見於魯孔子傷之春秋用是而作故曰孔子作春秋以繼周又曰春秋變周又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又曰春秋救文以質又曰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又

曰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又曰春秋救周之弊革禮之薄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全守周典其得乎斯言者果何人哉肯區區力誇簡編舛譌之餘耶且夫自漢元以後天生邁往不世之材抱王佐之畧經濟之謨撥亂反正若迂而合出斯民塗炭中而與之更始者未必徇古之功也藝祖時竇儀李尚書濤皆以經綸爲已任上之所加禮而恨用不極其才者今視其規模不知果何以名其所學耶嗚呼桉伯樂之圖

而得千里之馬哉或曰蘇綽豈非命世之偉人歟何為建官立法一以成周為務曰是綽傾魏造周之術非君子繼治世成平之道也方是時西魏之危若槁葉之未隧而綽出力以振落之耳托跋代北之餘風君臣上下痼禍熾亂而莫之可喻非一旦以成周之高名肇新典禮過乎藻飾則何以奪其遠近之視聽而震其朝夕之思慮哉未幾魏氏宗廟為周人之墟矣又其馮陵決勝之雄者也不然王莽亦可賢哉

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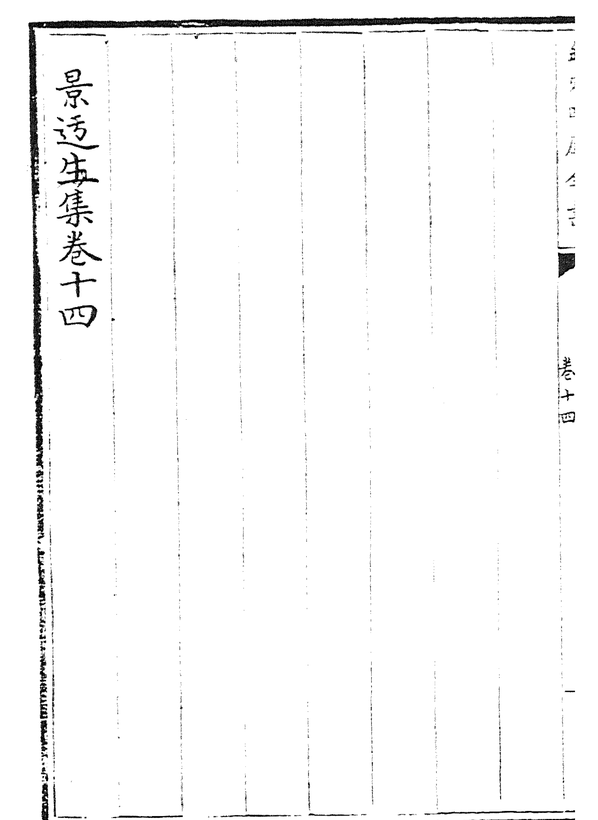
北京策問

問河北重於天下魏重於河北古今議皆然唐杜牧言魏於河南亦最重是三晉皆出魏下今魏南不及鄴北不及邯鄲桑麻沃野為浸澤者十七八商賈農畛之資十減八九何所取重也哉議者見漢資漁陽上谷而中興唐棄范陽節度而底亡今契丹奄有幽薊為朝夕之憂不知燕在六國最弱無所能唐平淮西後承宗貢於

鎮田正朝於魏而盧龍亦非劉總有也故曰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契丹據燕足以自槖巢穴不足以厲我明矣我所恃者諸鎮也今魏既弱而瀛鎮定上無期年之帥下無土人之將兵惰且寡倉廩不富何以禦匈奴而奉京師哉夫自北而制南則中山為重故後燕都中山而不都鎮自南而制北則鎮為重故王氏百年有鎮而不徙中山今並建安撫使不知有事之時相統制不相統制乎必合必分乎唐卒不能有三鎮而重横海軍以撓

三鎮建景州以闢横海豈特一鳥大夫之力哉實朝廷計之得也今滄不命帥而景州廢矣果何以援鎮定耶昭義餉道所以資魏而通澤潞魏齊唐與李克用之迹俱存今廢昭德為鎮其絶晉不與河北通有無歟古所謂白馬津者王霸必争之地也唐雖以鄭滑為一道而白馬津隷黎陽為河北之重今以隷東郡其外柄而不自操乎昔漢高祖不恃天下之勢而恃陳豨不阻漳水為必可伐今之水官漫不省漳之利害以輸河水之溢

而增河之勢何耶國家之初塘濼之制未備而邉塞之民彀弓而耕植戈而穡勤勞甚矣是塘濼實足以當飛狐之險今歲久而淺深失舊制且復有河水以溢之當如何以復其故乎凡此八者悉願聞之而欲還北道風俗之渾厚質儉者何道使民力足以給凶年而無流離饑莩之虞者何術常不乏者昔時之名將名相碩學巨儒者又何道鹽之利可摧不可摧監之馬可復不可復其皆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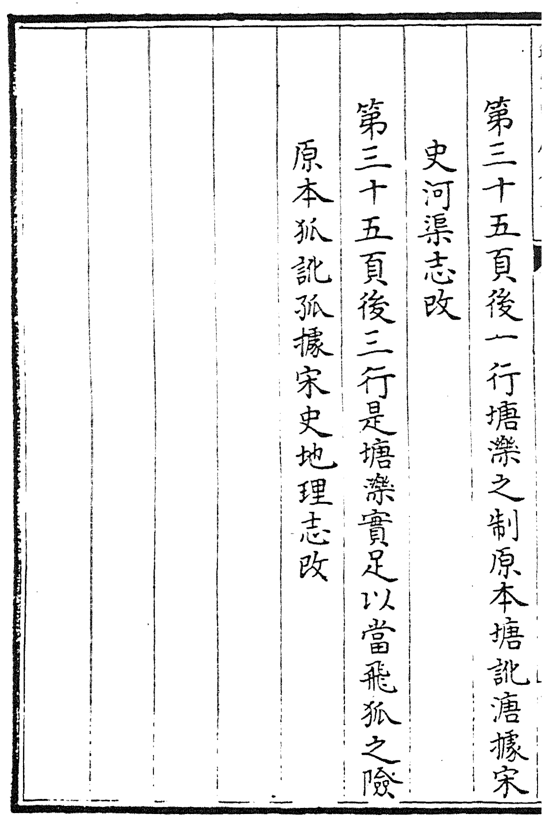
景迂生集卷十四

謹案第十六頁後六行郭林宗贈徐孺子原本孺子二字倒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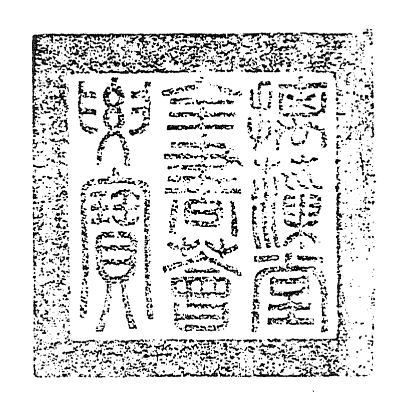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後七行八行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章原本惲訛渾汀訛丁據柳惲江南曲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範金合土原本金訛木據禮記改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則學與行信分為二端矣原本脱行字據上文增


第三十五頁後一行塘濼之制原本塘訛溏據宋史河渠志改

第三十五頁後三行是塘濼實足以當飛狐之險原本狐訛孤據宋史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景迂生集卷十五

宋 晁以道 撰

書

與熙河錢帥書

說之啟即日不審鎮洮幕府春初台候比復如何屬者虎帳西來便欲拜狀忽忽因循之故更不復道其實要作一書歷陳熙河古今事體非累數千言不可以俟閒暇之日而未之能也逮此使臣來拜教之辱何勝愧仄

重念綱紀弗振無一不費整之語令人太息不已然前所欲陳者不若罷休如汰土兵省戍兵削蕃官罷漢官罷冗長使者棄侵淫蠹蝕之地不發一卒一騎東出以慎徼固守則斯言也無乃戰人歟雖然首尾之狀敢置古而即今以略之此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究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

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議者謂王忠嗣之功不減郭汾陽王忠嗣不肯城石堡而哥舒翰卒城之則哥舒翰少為忠嗣部伍而晚則罪人也彼朮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栘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已長立不知今又如何方苻秦滅燕滅代滅涼時寧知有一慕容垂哉實有不可不懼者首尾之狀畧如此外又有二事一曰閉關以謝商胡以尊國體不買一塊玉一寸犀之類二曰屯田以實塞下而省轉輸二

事幕府不為之以待誰為耶漢賈誼與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唐杜牧沈亞之本朝尹子漸師魯兄弟亦其人也此六君者行年皆不及僕之老則屑屑狂言未必無當也特為故人一出耳彼有郤茂文者知無不言忠實之士也幕府可出以視之因王鞏州人行信筆縱書不免脫繆悚仄旦夕别上狀授使臣回次餘乞保重不宣立春日説之再拜䫉洮經畧待制節下

薦蒲君刑曹書成州

知成州晁説之伏覩本州刑曹閬中蒲贄年四十一經中博士行中御史方布衣時有職太學偶因格改棲遲山郡衆為較其輩流往往蒙朝廷寵擢良可歎已説之無狀假守既知謹視愚民而於斯士豈獨無心竊自念歲暮之嗇咋舌之久何敢有鳴于朝惟我明使者得布露之明使者采衆人之頌聯章以聞豈不幸甚豈不幸甚十一月四日知成州晁説之上其官節下

與宋運使書

說之敢言之昨日薦蒲贇入回獨蒙教荅何勝感仄此外復有（一作為）職事謹用漢制敢（一無此字）言之本州今年秋旱同谷縣人户所訴二萬五千餘災其所檢校放者一萬三千餘栗亭縣訴一萬三千餘災而檢放者八千五百餘說之無狀唯知夙夜愧恨深負斯民矣負斯民於下可也其如上無以稱聖君仁惠遠降御香閔雨祈禱軫恤元元之意何屬者運句馮從事入境道路諠言正為稅事而來也說之無狀竊彷徨自歎息曰死矣放稅

不如百姓之所欲將得罪於明使者吾何面目在人間生活邪且亂山叢溪之間蕞然一羣不識使臺貴屬來臨者累年其久矣今一旦老幼扶擕切切昂首以聽使屬增放税數以醌饑廣刺史餓虎縣令可以風威百城豈不幸甚既而大不其然乃是惡所放之過優而欲令復之嗟乎天壤之間好惡不同取舍頓異一至此耶是必非明府之意而句官失辭而然爾顧豈不為明府累耶前者疲瘵之民所以不至流徙亦不甚闕食者以所放

之稅粗能畔岸之也茍若復之或少鐫削之是網羅於前而捕扼於後也方欲哺盃按而奪之手指也其為守者平日粗與民有信今則不勝其欺且罔也設常有沮洳之澤亦無以補斯災熾之酷也困之如彼伐之如此古人之所痛者今寧不一動心也耶所謂結怨於一州取笑於朝廷者又於今日而見之也竊復自念平居鄉閭餓死不貳吾言今茲假守以褊小之地遂使難為乎善必欲蹙之首鼠無它也素不自重不誠於身則不獲

於上而下亦莫我獲也夫鷙鳥在上重鼎在下不程勇力不悔其往不豫其來儒者之細事患不自勉且不自信爾昔舒仲應為沛相袁術以米十萬斛為沛軍糧仲應以給饑民術怒欲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爾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謝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彼袁術者人而豺狼者也方與羣雄血戰之時乃知出此何耶仲應之米十萬斛今茲雜色不當其十之一也况明府素不畏高明

則不亹悍獨矣說之竊恃明府而安之不貳也日前似少魯國男子或為孱守而危者不知明府者也或曰其如闕

何曰豈無策哉說之老矣乞宮觀既不諧行當乞放罷東歸如明府未賜斥絶尚當於明府布露之區區所見實繫事體可以實塞下而富國中明府必將樂乎聽之也伏惟運使大卿裁擇十二月十八日知成州晁說之敢言之

荅張直孺先輩書

說之啟老罷嘗謂學而不思者不足以為學而適足以為罔彼思而不學者亦不足以思稱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並進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蓋學為重則善學者必精思如不已於行者必圖所濟苟徒思而幸得之則不顧學矣如世富貴動如所欲豈服稼穡艱難哉夫子固以身為衆人率也其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可謂勤矣而卒無益不如學之益我也有思涉者當益之以舟航若曰一歲之思不如一日之學也其

後子夏得此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後子思得此道博學之則審問之而後慎思之則明辨之終以篤行之或曰堯之文思奈何曰子以堯之思真與凡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先儒不曰堯道德純備而謂之思乎盍即其巍巍蕩蕩云爾足下不鄙袖書屈臨辭彩焜燿馳騖出入若止而不止有餘力焉疑論語四科不當遺子游斥子我之預禍子貢之搆亂因小乎太史公足下有思則勞矣然足下未勞乎學也四科之疑

柳子厚辨之矣上無子曰二字下於弟子字而不名遠遺乎曾子有子南宮括宓子賤之類多矣其它可置而不言也闞止子我亂乎宰予子我則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辯之矣子貢一出而五國有變則本朝諸公辨之者多矣足下何不於斯以學焉足下於太史公書尤似未之學也大抵懷大德者不知有小怨太史公首變編年之制創為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後之作者莫之或改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貴讓也書首乎堯

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參乎諸侯之世家老子之學自漢興之初先乎儒學以興乃與莊周申不害韓非傳於管晏之後項羽與漢不並立者乃不没其實與漢同紀而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藁草未成就參差牴牾之小怨可恕不恕乎又烏覩所謂先黄老而後六經乎敢併為足下謝羈旅無聊舊學素不深況又荒落於風塵中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説之啟上

答陳養蒙刑曹書

說之啟羈旅無歸稅客舟而不可前其所止之沙渚或告之曰是高郵也既而得親故於斯焉慰別離而哀放逐又得所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不恨故舊之寡而每患獻酬之薄也孰謂吾道之窮哉雖曰遇坎則止而止莫予之坎窞也足下幸一再見而辱書翰文編則得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者也區區感佩之思尚何可言足下之書自待甚高非所敢拜其於李樞密之出處僕嘗

論之於其未建牙之初不及其既貶之後也僕之迹乃在樞密公罷出之前爾足下文編粲然尤非老拙之所與知然有一事似可以為足下謝足下為漢太初歷序曰歷有本於律者亦有本於易者非僕之所知也葢歷起於律律起於易一物也孰得而三之哉足下以謂如何它日或得欵晤以悉遽不一一說之上

答張子秀才書

說之啟辱書以魯頌質春秋為問甚善此義在新學未

出前學者猶及之新學務為碎義以銖稱鎰紛然卒使銖鎰兩失而落於恍惚杳冥中誰能斯之問哉足下但觀魯僖公宜有頌乎周王不作而魯公僭頌夫子不得而輕重之遂亦頌之則彼異姓庶邦初不以周禮稱者吾尚何望也邪平王之詩降而風僖公之詩僭而頌則天下之治亂可勝言也邪春秋之王可没而夫子之魯僖公之頌不可没而頌之則僖公之罪大於吳楚之僭王矣彼頌之體制事之有無與夫僖公之為人尚何待

質之春秋哉說之孤陋偶不及聞前輩說此果如何而三十年嘗為毛詩傳二十卷今因金人殘毁不存乃粗記其大畧如此以為足下謝正以傷隕之䰟招而未歸理不得悉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與呂舜徒書明州

說之啓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鄞縣近中為問達否昨日忽收十一月二十七日書承侍奉萬福王慰說之遠宦窮寂如初無言者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所謂樂

有賢父兄之說則未喻也是出於孟子乎試為吾友陳之樂賢而惡不才在敵以上有所不行况吾父兄之間哉父兄天性甘勉其孝悌而不能已寧知所樂賢不賢邪賢可樂矣顧不賢則如之何且如何而可謂之賢顔氏之子閔氏之弟視孔鯉不免有慚色矣舜五十而慕為瞽叟之賢歟文王問王季安否而憂喜王季之德不與也孔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以此三聖人之迹求之似孟子之言無所當也且其言父子之間不責善則疎

之矣今何望之深耶七丈講學最明侍次以此禀之便可與諸郎曰無以吾不賢而惡之此語雖近乎戲然所感不淺近申劉一篇闕辨舜河南何事輒同往汪信民乃止於此柰何令人痛怛不可言吾黨中失此一人大有所繫柰何頗恨信民不及見吾申劉也諸郎各想進學春寒萬萬為親多愛遞中奉狀草草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舜徒船場朝奉

荅勾龍壽南先輩書

說之啟古之人數不躐等學者固不敢躐等子貢見師乙問宜何歌曰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頌宜歌大雅小雅風是之謂等孜孜安絃而後安詩然後安禮孰可得而踰哉吾年三十而五經立矣譬之不藝五穀而非上農不殖百貨則非大賈今學者知自置於經師而不知有人師甘心為一經之士名曰大義而實以碎義困蹟童子起而語易薄乎詩書例詆先賢為腐儒先賢說雖是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怳惚有愧性命

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老莊耳然黜春秋而尊尚偽周禮棄孝經而以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下於此何為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辨論孟子似亦躐等矣足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問而孟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充及韓退之晚年之論近觀温公之疑孟李泰伯之孟子雜辯劉原甫之於瞽叟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避丹均則世俗孔孟之稱安乎

亦嘗一日近思乎何煩足下遠過老僕羈旅之舍而不自珍其辭章乎說之前日叨為太子詹事請太子讀論語而未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太子之問學尚一德也賴陛下明聖朝奏而暮畫可然卿士大夫駭謗太學諸生紛紛誣毀百出無異報私讎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足下幸察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

荅李持國先輩書

說之啟前月足下擕書見過時僕痼疾初作欲少款無

由徒喜吾亡同年兄之文彩見之於其子也爾後疾大作無生理呻吟藥餌間不忘足下之書未報也頻出誠意於足下鄉人足下聞之必見亮也足下之書薄揚子劇秦美新矣何不求之於雄法言尚有劇秦美新之類者乎盍責之於法言而不必論是非於斯一篇也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是則僕之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

然一日滿人日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焉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時遣與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病尚未差勉奉此不既萬一不宣說之上

答賈子莊書

說之啟去歳道出于黎鞍馬怱怱間獲見眉宇固已為
慰比至武安見邑子士夫奉稱者如一人又益以為足
下喜也今季時相過破我岑寂相與談至勝處頗恨大
陸之不在席也此情區區未亦可言固安於小人之常
態不能以書牘自致乃先枉翰墨推與過當感仄又復
何以言竊惟盛意之所遺者既誠矣敢不强以為足下
謝足下所患讀書之未博真得所患哉惟此一事自足

以出流輩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珍之未極也且以詩為之言世之人孰不讀詩而幾詩在春秋間耶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若之何謂之亡邪其可不約春秋以為詩乎讀其詩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詩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譜系之學乎十五國暨周商之國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鳥獸草木蟲魚今古不同名目識尤難而比興實於是乎在陸璣顧野王之外復有所稽乎所謂文字詁訓者安得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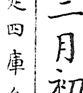
爾雅以為證乎而三倉廣雅方言之類其可廢乎詩之音讀實叶歌笙不必與他經同而古人之讀無傳可不盡信陸吳興之音乎夫一經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窮五經之精微豈不艱哉宜足下患所讀之書未博也然此語不為新學輩出唯足下之好古與僕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謂後之書多於古則不然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藴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邪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百二十國寶書及不修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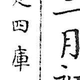
有鄉禮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邪自歆家藴藏之後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衆宜其書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煬皆有覆舟之禍士夫之藏因亦淪喪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尋之餘其存又復有幾邪足下試以隋唐經籍志及吳氏西齋録求於今想見足下浩然嘆息繼之怒嗔也說之累年來嘗欲求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動未之得司馬公休言温公所考

十六國春秋亦非崔鴻之全書則後世之書未多於古也足下既欲學之博則不可不極觝牘之傳故及諸此若論古人之所以臻極者則此言可忘足下謂粲巖魡渭之徒果在書邪果不在書邪說之謂二子者必有所讀之書耳第不知其書為何書也而二子之所以為二子者非書也譬如和扁亦咬咀世間大黄甘草而不可以大黄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稱顔回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則學果不在書者亦非也此孔子為魯

哀公而為之言耳至於告季康子者則不及諸此也若夫正為顏回而發則隳支體黜聰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無孤陋寡聞之顏回耳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非學則何以哉足下謂讀書以為學者後世之事則得之矣蓋古人未嘗廢書而不以讀書為學也孔子於易三絶韋編與夫游夏不能措一辭於春秋者皆後世增大之語也不必論其實否然亦不害其為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於此也若夫孟子之書則亦不必論其文

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如必以文論孟子則可以色論太姜太姒歟是未為知言也而文固大矣必以孟子論之則孟子未為擅場也足下所患文之高汙史野奇怪者苟能博學於文而不以讀書為學則無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讀書為學無乃主揚雄學以修性之說乎此正雄之繆悠云耳愚學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諸性果何所虧



而有待於修邪修果何功於性邪足下才卲且有志則識古人之所以學矣何有於説之之言哉姑以為足下謝耳説之比來為吏棄盡平生之學而學佞學隨末之有得一日為足下而抜癢其言拙無足取徒自有感於前日也日來又以無年之故文移詞訟賊盜倍多益敗人佳思踰月乃得于燈下草草具此較略不究萬一可憐恕也嵗暮苦寒萬萬加愛子應此中甚安不宣謹狀

十二月初三日説之再拜子莊秘校足下

答陳秀才書 明州

說之啟陳君秀才足下比蒙見臨昨日又辱長書仰歎文旨甚高非所宜施也說之駑下雖少得師友而無成老矣所尚者不過先儒傳注之說其有甚不得已而必當改易者低徊顧瞻寧失之怯而不敢過乎勇又何敢借申韓以為奇險而攘釋老以增高遠哉大要是知蛇本無足耳身被俗學之名而甘之何所逃乎足下乃獨請之古學何邪去吾嵩頼秉興宦遊江湖數千里之外

往往指其衣巾而笑之又性率不自昧輙辯南北之學雖途人而怒目懐讐者有矣足下復爾稱譽之何邪人之嗜好鹽梅不同一至此邪夫子既没洙泗之上并汾之間孰有如曾子子思有功於斯文者世乃略而不道似古人無曽孔荀孟之語在本朝則柳仲塗張晦之穆伯長賈公疎諸公皆尊孔氏以振我國家禮樂文明之風者柰何後生漫不知其姓名則目前碌碌尚何為哉足下所責於不肖者抑又何邪無或貽足下之悔乎政

此多雨江步艱難未及往謁先此布意不宣十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説之上

答池州鄧君書明州

説之啟鄧君先輩大孝前歲令兄司理來求公墓誌説之以令兄同郡守官之故不得而辭竊怪令兄初脫場屋事業便好古文求索於人而下及於僕既而有以信之矣至於足下昧平生於千餘里之外無或以僕之文為怪異不祥之物歟忽人來惠書開喻勤至又復釋然

矣足下方此不文時言亹亹馳騁下上孝思之所感歟抑其平昔注意不凡邪甚善甚善更冀日祭讀禮經之餘悉取古人書讀之師友先儒無望專一經以能有成譬如五彩不具而繪事自結繩既代之後無此理也足下以此光揚先烈於僕何有因思僕少時所作文全未有次第不知當時何敢效於一二宗匠前而彼一二宗匠又何遽推奬薦聞之邪逮今日白首粗能杼柚分經緯而無一人相知者前輩先九泉可勝言邪不意足

下令日顧我良為不淺他時或得相見悉此懷未閒更希節哀多愛人遽迴適病目多日不及詳盡仍不果親書併幸恕察不宣月日說之上

答朱子雲書 明州

說之啟辱問何意甚厚且歎足下不憂椎蘇而惟汲汲斯文也甚善甚善所是性與天道不可聞者不謂亦出於足下之口也今之學者大抵巧慧於古人之言而斲喪其意莫斯為甚子貢抑揚歎息其所聞之語便謂之

真無所聞也譬如學古文者恨九歌九章難及彼方為
時文者未嘗對離騷面寧論其難不難邪論語此類不
少尋常相見無因發之耳至於學易尤不可遽說之從
弟沖之頗有才思臨出京師欲來傳易告之云吾弟初
未嘗為小王易尚未可言京氏易況於商瞿子木之學
邪請以年三為期老兄歸自四明吾弟熟乎王氏京氏
之淺深然後及之未晚也譬如不由門庭而巧入堂奥
深則深矣其如門外之事何古之學者豈不有次第哉

亦敢以此為足下謝頃年嘗作易規十一篇今以往足下試一讀之以謂如何餘遲面言不一十六日說之上

與張明仲書

說之啟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所行解潛辭不當用四之日衆口紛然指笑說之即謝吾友曰前已畧聞於江子之繼又聞於富季申是二君者皆說之平生之畏友也其德我於今日者宜厚不同衆人也說之八月十四日據兵房請辭狀稱解潛初一日至初四日與寇力戰

云云說之雖不能文輒行辭曰堅戰終夕者其勇在行伍之外況四之日鋒鏑接夜参伐為我動揺而斗杓阻我勢力我鼓鼙自震而戈矛加厲寧論白日照明之烈哉愚意輒與其晝夜戰也其所謂四之日者益見自昔文辭稱一之日如何二之日如何者甚多不勝舉也彼何男子雖家不藏書寧無數策唐人文集可檢乎夫何作者之常談特以身非作者遂禁不得道之也或曰是有害於詩義柰何吾友不謝之曰是詩謂幽詩乎夫幽

詩於風俗氣候制度儀物皆本諸豳國而條理順事也而獨於日月參差錯出其語何邪大凡著述家必謹日月說者以日為月何以告當世之民而視後世之士哉其義果何在邪上自國家政令下及農夫稼穡雖有改正朔之異其本諸夏正則無改也有夏小正者周公本之為月令不幸呂不韋攘一為春學者遂因呂覽而薄之豳詩於農事日月何可少差忒邪豳詩六月則夏正也說者謂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商之正月三之日

夏之正月於事於理果何歸邪說者謂三之日于耜者夏正月也四之日舉趾者周四月也其修農器于夏之正月則其舉足而耕者夏之二月也不曰夏之二月而曰周之四月必善資亂于歷如此何邪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如彼說者則是藏氷於十二月二陽之臨用事之卦冬至水泉動之後果容沖沖之意以鑿氷乎且既鑿氷矣必待暴之於路一月之久乃納之於室果當人情果適事理乎昭

公四年申豐之言曰日在北陸而藏氷是建丑月藏氷豈若說豳詩者謂藏氷在建寅之乖戾也說豳詩謂出氷於建寅之月不太早乎又不若申豐謂西陸朝覿而出之實在建辰之月為允會也不知執事者果何從邪夫公劉於豳商之諸侯也方在商之世而寧有周正之可論哉借以為周公之所追言也周公於豳土責農民必謹氣候而於商王使諸侯不奉正朔又復何邪凡此七者吾畏友豈不能白之必待老僕之費言辭乎老僕

三十年前作詩傳所辯詳矣特以王氏之學方熾於世王氏於先儒之善者因而更變以取勝其不善者忽畧不能正之顧僕一身之微敢當一世之怒氣少出所學哉因循不為吾畏友而有言則其罪也又如某之言皆無所當而昔之人於詩也未嘗膠固底滯如此也聞關關者必責之以關雎之好德聞采采者必責以卷耳之勤勞可不可邪嗟夫世無魯詩齊詩韓詩以與毛詩辯而歐陽公劉仲原父嘗有所辯正而偶不此之及唯吾

三二畏友之是頼也如何如何病目不果親書薄遽中草略不宣八月三十日説之上明仲學士足下

答張頤先輩書

説之啓衰暮流落高郵首得尊公申两家五世之舊足下不必以書為贄見過也足下少年有辭章不能自抑有所懐又思舒展則其以書為贄見過重可喜也足下所及甚高顧兹血淚氣絶之餘莫知所以報者徘徊久之輙闕然曰披席之子何妨門户之誇邪頃年嘗作九

學論一篇偶獲存於金人殘毀故楮中謹以為今日之學之難也惟虞翻苦學乃能嘆嗟者也老僕作九學論雖嘗見稱於鄭洛學者而蒙東都之士詆誚亦不少足下以謂如何勉旃勉旃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闕

惟望深考云爾惟太史公每深考而得之者也悲哉

答錢申伯書

說之啟申伯足下前人始知舟人不至鎮江而復甚愧為榮問之報者不時也念足下之言非若近日士子率

然操筆以自可者其用幾年之學為此一日之言乎甚善甚善況唯易之問而他經不與乎以三才論作易之本意而率歸於人事窮極易家師弟子授受之源委而有意於家法責京房不保其身揚雄不純其行王弼何晏荀況本致寇之小人管輅郭璞一行未免為闚覦之貞女烏覩潔凈一有精微二字之為易哉乃獨推功於穆伯長劉原父邵堯夫則獨立不懼以濟斯世者孰得與吾申伯並邪尚容逋亡之老以僅存之軀妄鳴而取笑邪雖

然左氏之卦變恐自有一書如焦林崔林之類今不復存則亦難為乎其言也一卦必具八變三易不相為用七事不著於當時九師自擅於淮南則又亦亡言可也王弼始以莊老蠹賊易象固有罪矣其在莊周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議而不辯則君子猶稱篤論也今南方之學辭必論句必議字必辯最為穿鑿傅會之端也惟申伯為能諒之嗟夫易之所以洗心者所以明乎憂患與故者其居則觀象而

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者老僕方以此自勉則何敢後乎申伯之奉哉如何如何三月二十五日說之上申伯足下

答鍾離中遠先輩書

說之啟老益迂拙無以立朝上辜睿奬招讒被逐方出國門俟命之際遽聞邊騎渡河蒼黄覓舟東下至睢陽舟欲行而河絶流始古人欲濟無航之歎於我未甚也既而聞金人破拱州將攻睢陽遂捨舟與凡百士族民

伍雜然奔亡朝雨暮雲饑不知寒僅有竹輿不如徒步既過之處邊騎與潰兵踵跡相接若來追逐而彼方嗜殺略焚蕩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郵見其可居而不顧其不可居也怱怱求覔親舊少以生民自置爾敢期足下惠然以長書寵臨究惟平昔蟬聯之契足下過誤之間而得文彩煥燿坐還太平士夫之風儀豈不幸甚非常日比也雖然足下知德而未知人也僕無狀不能自立於圖治之朝而少居搆亂之鄉妻孥方且恥笑足

下乃處以前輩典刑無乃為足下知德之累乎僕今日危邦必入亂邦必居無知之小人也尚何足與語然或可因法語之言以謝盛意病者未必不知藥也夫所謂危邦不入者豈不謂不茍得而求利也箕子之明夷是也亂邦不居則寧殺吾身以諫吾君而不使吾邦禍亂之亡也比干之死是也茍以謂避危而去亂則吾君孰與居者又孰與守者吾父母之邦無異羈旅之舍也小雅怨刺之士肯出此言乎足下以謂如何足下旦夕間

絕浙江遊會稽訪謝安石王逸少之故棲必有忠厚君子因足下而知吾言也足下強學自愛十二月十一日嵩山晁說之上先輩鍾離君足下

與劉壯輿書

說之啟壯輿足下無恙汝陽一面便相别于今二十餘年矣中間世故坎壈忍復言道前是六年說之自中山無極投劾歸繼而聞壯輿亦於河東自免還江南略聞動止於王立之深用為慰說之愚暗不曉事自取罪譴

其慚於壯輿者多矣幸而聖治恩寛使得食祠廟之禄
每念壯輿之歸便絶稍廪又益使人慚歎説之自是家
嵩山下頗適平昔之志歲一日洛省親舊於司馬公家
及范淳甫家見先文外紀紀年二書歎息大儒用心何
其博哉至其論著處如聽上林之樂鏗鏘闓鞳洞心駭
耳不覺茫然自失每觀自序一篇則復欷歔怫鬱幾於
涕泣殊未喻天既生之天自厄之安在其為仁哉惟是
壯輿能順續先藁使紀年完然成一書則可無恨君家

上世同和君父子成梁典已足以雪護都水使者父子異同之論矣幸復見之今日而壯輿成紀年又何酷似休徵之成梁典邪每念十五六時在淮南吾先君常令立侍先丈之側蒙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益覺其語有味可喜是時說之雖童騃無知然心亦似疑先丈為一代異人也況今憂患之餘五十歲矣說之景仰之心宜當如何竊有所恨者曾直所作先丈誌文說之初讀之而未知所適及再讀之則疑三

四讀之而竟不見振微擿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為不得意於此作也吾輩與魯直豈忍妄作瑕疵要是吾輩好惡不苟是非公耳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果亦有不足於心者乎先丈於學無不窺而精明知要以邁往不羣之識辨先秦以來舉世積習之迷可謂有功於孔氏之門矣且以三事論之如六經無皇帝之目易宮室等三事孔子闕疑而稱後世聖人何其偉邪使學者皆知出此則釋氏不足闢彼芟角反對互從之徒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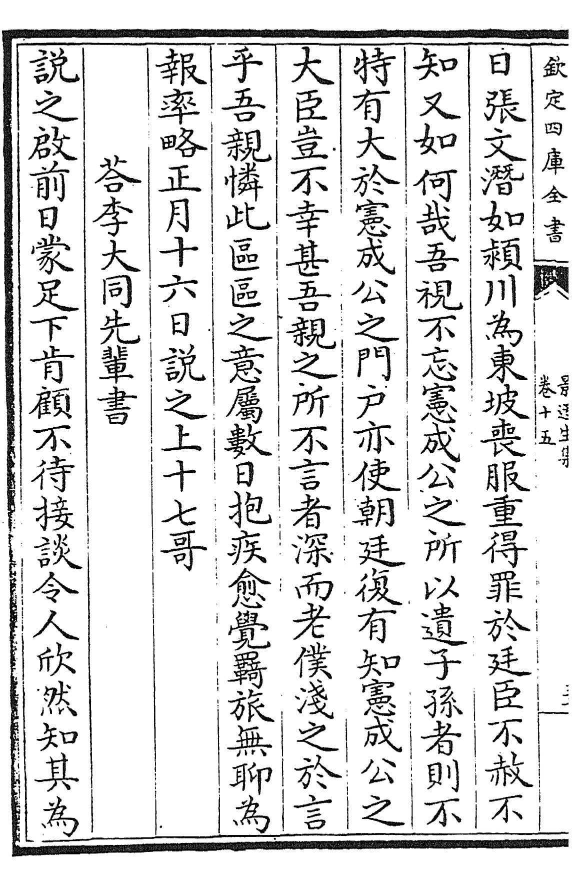
當葢死矣若魯直而在固當以此争之輙欲别得先丈言行之詳輸説之之愚所及者為先丈作一别傳於是乎不自覺其格力畢弱非所宜稱也壯輿以謂如何是亦報幼童之知耳哉或求之而不為作或逺數千里而求作焉無乃一反乎説之前年冬得官陜之河倉去冬再蒙厚恩領祠廟其授命時適有役解梁且棲薄俟春夏之交宜道塗時東歸今託立之致此其達否未可知也立之久抱病可憐説之去夏長子二十三嵗一病不

起至今悲傷多感鬢髮白矣重念五世以文顯而身獨不能頗有望於此子今復奈何壯輿想當為我慨然也復何可言者唯强飯自愛不宣謹狀正月十八日說之頓首

答李子能先輩書

說之啓幸與吾親中外之契甚明自上世而來相與厚矣前日乃蒙裁書見過竊計非外我也實好德崇禮喜以文辭馳騁著見於外歟書稱周公屈體下士有感於

斯世而發歟宜其意壯而語峻也然吾親於是過矣吾親曽祖憲成公其志誠屈體下士者顧如何哉而謂藏之而不言歟恭惟憲成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其視陳蕃與徐孺子下榻如何哉遇雪命趣飲具郡僚不無意於歌舞高會也乃與林先生清談同賞於孤山又視韋蘓州與秦徵君系宴集郡圃如何哉不幸先生一日疾不起公以喪服哭送素棺拜墓乃歸吾兒自是恥其風俗之薄也前



曰張文潛如頼川為東坡喪服重得罪於廷臣不赦不知又如何哉吾視不忘憲成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則不特有大於憲成公之門戶亦使朝廷復有知憲成公之大臣豈不幸甚吾親之所不言者深而老僕淺之於言乎吾親憐此區區之意屬數日抱疾愈覺羇旅無聊為報率略正月十六日説之上十七哥

荅李大同先輩書

説之啟前日蒙足下肯顧不待接談令人欣然知其為

名家駒也既而重玩所貺之書則復加嘆何其辭之可
喜而意有餘哀也足下雅意恨當今文章無盟主莫有
為之龍門者乃遠有得於古之人顧孰敢繼古之人而
任令之責哉雖然足下有志尚不肯專為科舉之學恥
乎輕薄之文則此邦之人有為老僕言之者因亦敢為
足下及之漢儒鄙薄一經之士魏自一經次第及四經
而求人材何甘沈埋於一經一家偏見獨是之說邪咼
不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

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庶幾乎讀書而為儒生矣顧何能外是而有文章者哉若夫喜文辭以抑揚上下而出没於造物之間則屈原之騷相如之賦存焉此如饑而食寒而衣非有甚高之論也亦有若高而實平者獨尊孔子不使諸子論功於其間而欲觀孔子則自顔回曾參始在學者自信如何云爾足下書末不忘憲成公之舊德又非近日浮淺之所及也嗟夫公卿之孫黄散之子能以門户為意不忘家世之風矩者有幾人

哉先世之事欲施於今日而不免於憔悴也憲成公與元獻晏公宣獻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元公門下之人也足下似未知者不得不以重吾兩家之事契抱病情思窘束草草不宣正月十六日說之上三十一哥

與三泉李奉議書一作與王漕

說之頓首屬者猥辱車馬不以道塗為勞特自高居入城相訪既恨相見之晚仍聞即有入川之役雖苦留强挽恐不得使道吏之淹也又適當致齋之日曾一尊之

不設況又常平使者之來館餼俱廢重令人怫欝慚歎
豈無意修書以謝下執事而傳宣直殿貴人繼至雖欲
自秉少時之閒奉狀亦不可得但於怵迫朝暮之間展
玩高文以為禦侮之五兵而不待辟塵以三沐也甚善
甚善前日區區雖不少信而荷公不鄙以論文見期豈
敢有所懐而不為好德者攄發所謂歐陽之文雖不敢
謂前無作者第恐後之來者亦未可繼也雖東坡南豐
二公傑然名一世而振聳九州之牧者而自歐公視之

則皆其門人之文也曾參有若不足以繼夫子之席則他人孰可以儷吾歐陽公哉公稱徂徠山石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於泰山孫明復今捨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章有純粹駁雜不倫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尚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為高祖申韓以為大者是

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若夫臨川則晏公乃其人也國史稱天下興學自晏公始晏公之錫予學者其恩大矣本朝來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為一時之龍門而門下灑掃對應之士其後為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以晏公之儒學懿文視穿鑿傳會喜新好異之論廟堂無智名勇功之尊而覬開邊聚斂尚刑名私威福紛紛貽患不可救藥之士相去不知其幾多而遠也臨川近有汪省元革者自謂鄉里

有兩宰相一天下之幸也一天下之不幸也使革而在見人捨晏公而論臨川者必慟哭淚下如綆不道也公之文美矣更能尊師友淵源之大者純於王道則關中橫渠先生之後繼有人焉公必欲泛論人物以徂徠先生配歐陽公亦可也而近於秦雍間捨橫渠先生而不論則說之所未喻也敢併及之不知戒塗定在何日雨暘不常更希强飯自愛說之赤目尚未愈口授小侄公逸代書怱怱不宣八月九日說之再拜

答陳廷藻先輩書

說之啓頓得君子動静之道於易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嗟夫得所止者惟能得所行也苟冐霜露之險阻馬蹇僕曳且不已則不特不得乎行亦莫知所止矣君子為能以止而行莫或止之既行而止莫或尼之行止惟人所能為也何則不歸怨於天也不責咎於他物也或者捨大易而為諸子之說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無乃喪己而役物乎

其自恕則多而亦病於外乎足下不忘先大夫與説之先君同年之好袖書見過雅意甚厚矣而責僕舍所既安之地遠為浙江之遊似亦止所行而尼所止者也非僕老罷竄逐之本志也豈非或者之言紛紛誤足下乎然足下又自有一失焉以足下雄文厚契輙及之足下於高郵人物稱孫莘老崔伯益無衆寡無異同之辭也而乃遠遺陳希顔近不及王逢原頗急於風流才子何也紫微陳舍人儀狀甚偉沈厚有材幹能處劇辭藻平

雅適用天禧間史官之辭云爾足下試於今日求若人者而友之則不特為高郵人物之盛也僕之德於足下者尚勝既哉連日羣從俱為避地之役頗冗奉謝稽緩尤增愧仄亮之亮之說之上陳君年家

答吳才老先輩書

說之啟蕩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詩人傷厲王無道周室大壞之詩也足下嗜學好古前日賦是詩為長書見過無乃不類乎國家重熈累洽人物甚盛因

後賢而識先德覩前修而勉新進猶恨泰顛閎夭之無子也所謂老成人者未嘗一日不見於斯世不勝典刑之奉也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史孫中丞祕書崔監皆高郵老成人也亦天下之老成人也凜凜常存而不死者也足下何取以蕩之詩而有待於僕乎恐足下習見新室子孫喜新好更變擯斥前之聞人一切稱為俗學遂亦發憤為斯言乎區區非此可既聊謝盛意萬一不宣說之上吳君

荅朱仲髦先輩書

說之啟無狀晚乃學中庸然早知鄭康成之說中庸曰用中為常道也既而質諸安定先生司馬温公之傳則益知（一作尊）鄭說矣彼新學出而拘拳以為法穿踰以為義務新尚簡而不為篤實如析中庸為二端不知其所謂中者用之則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强曰純曰一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以故彼之學者惟知過不及謂之中而於肫肫淵淵浩浩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而莫之知也吾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者為能得中之所以為中者也嗟夫學之難也伊川以自畔一作晚乎二先生之說矣他人何望哉足下不忘先大夫與予同年之契不鄙老罷斥逐之蹤修書見過且言久為中庸之學宜其書辭懇懇於誠云爾輙以所聞篤世好而奉美意如何足下志強而文純可畏也先大夫積德未一有大字顯于斯世有待於其子也勉旃勉旃不宣說之上

答袁季皋先輩書

說之啟流落在鄄上足下仲兄以詩見過喜其温然安詩者也既而足下仲兄來則又幸得千乘之國愷悌之長也夫何幸會之多足下復又投書來講學是非明白有餘憤存焉若剛嚴御史然孰謂子之困窮也哉足下於是講明道横渠伊川三先生得之矣竊恐足下得其名而未得其實也敢因布之為謝明道之學專明大道而本乎仁義其徒既少又亦未嘗著書横渠之學先篤乎行而後誠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范巽之張芸叟

其書有正蒙存焉伊川之學使人於一德有所入或仁或孝入德而致乎敬其徒則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張思叔其書則易傳存於世而春秋方具藁草授之思叔今不知存亡傳曰唯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横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足下亦不可不知也足下即其所蔽極其所善則六藝之文朝夕與身俱出也又何必若今之所謂儒宗配饗孔子者一切以講說文字為功詭異如飾非顛倒如避難學

者被其盲聾而不知非仕者畏其罪罟而莫敢難遂至今日學士大夫於名教土崩瓦解也且其自任之言以伯夷不諫武王劉向於漢強聒商鞅能必行其令哀三良之死而責其未賢百姓可咈以從先王之道乎須與積不問民之欲否釋老申韓之說雜然並傳六藝中矣因自駭愚而肆也以謂修身治國家帝王之功皆土苴餘事嗚呼易知盜而同憂患春秋撥亂以尊一王之制詩不遺鳥獸草木蟲魚以美刺興亡書上自堯舜下逮

費誓同明治亂之迹禮之九經十倫詳矣皆修身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德巍巍而不可須臾不本元者也以是塗塞天下學者之聰明為禍大矣而猶未若執經講人主之前者禍亂天下也彼其所得者如何其獘則如何其徒復如何足下宜終始固執之不貳也先明致寇之陰後極禦寇之陽者易之道也昔王荆公排明道曰伯純之學善矣其如入壁何明道曰拙狀如壁不可入也公則如捕風矣一日荆公又戲明道曰伯純縱高

不過級級至十三級而止耳明道謝之曰公自十三級而出焉上摦相輪恐難久以安也并欲足下聞之無以為一笑而幸少思也屬連日有人事為報稽緩悚仄不宣二月十九日說之上

荅朱秀才書

說之啟朱君秀才足下說之遠吏海陂管庫初為好閑一飽之計耳斯者妻子不免饑寒如舊職事艱窘勘効詬責相尋忽忽何暇及一日學問足下不鄙猥以書為

贄相見徒高足下之文采而禮意之厚則不敢拜也雖然足下以慕古為説則是不獨足下之所好實亦不肖區區之志也輙因以為謝説之嘗謂今之士人好古極矣每得一古琴若古書畫硯墨鼎彛煮器之屬莫不喜色自倍傾視一坐而坐客為之氣索彷徨竊自咎其功之不足而哀懐嫉忌者往往是也其中又有最可怪者錦貴五色炳燿而古錦價尺新錦價匹亾斥所賤必稱尾鑠而銅爵之尾珍如珠璣一美器或少傷敗玷蝕雖

復繕完必懵其不祥至於開元闕　鼓則補綴愈多而愈益貴重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義鄙棄先儒而曰逞後生鋭氣角為新説不知其何以邪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説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竊恐斥先儒訓故而為新説者燕相之所是而郢人之所非也足下如有感於此而玩簡易

質直之說不苟異不尚竒與古書畫咼奬同好則善矣庶幾為大義而不為碎義以副國家設科之意足下文甚健其已有得於此乎故敢以為謝屬大暑未果往見病目草草不宣十五日說之上

與黄丞相書

說之惶恐死罪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黄閤之下說之不度量去月嘗以流落羇旅僅存之身饑餓將無粥以食而狼狽於非舟非屋之居控告下執事如聞相公欲以

江浙一支郡相處不知其郡果如何竊料相公必有以仁之於是舉家始有生人之色以相屬曰殺我者一時之否運也生我者相公一言以傾否也不然何以見於相公造命之功不使一物失所之德而建中興偉績者豈不在是乎然俟命於一之日而疑多艱齟齬之人未應有此嚮應也二之日而懼雖有牧養細民之微誠而身無以自養也逮今三之日而不疑不懼者羊叔之德難名而王導之功不減管夷吾也且復申之於相公謝

安能屈大司馬而不能處王右軍本朝王文正公則從容以厚楊大年大年分司在陽翟而求頼不失為汝海守也相公方為明時修祖宗故事獨容文正公優於文靖乎相公豈不聞函牛之鼎乎函牛之鼎最難為功蔡邕能以言遏讓而聞之於何進則是鼎也終難以自言矣惟相公始終之仁有不待區區之言者薄遽不宣四月二日説之再拜

景迂生集卷十五

謹案第一頁前五行春初台候比復如何原本春訛云今改
第一頁後七行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原本官訛者據下文改
第三頁後六行閔雨祈禱原本閔訛閃據國語改
第六頁後一行其後子夏得此道原本子夏訛子貢今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陸璣顧野王之外原本璣訛機

據書錄解題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而無百二十國寶書原本百二十訛千二百據公羊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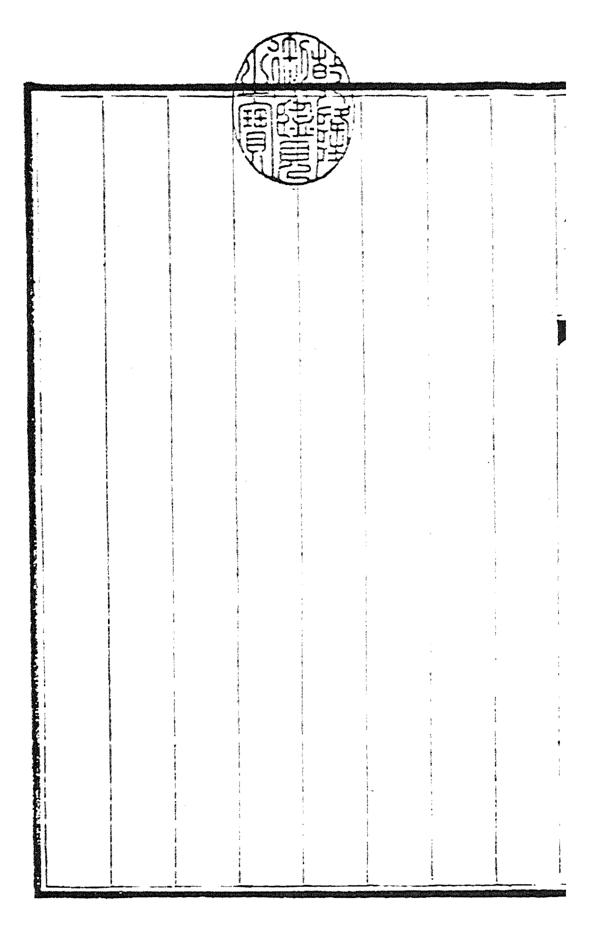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一行有鄉禮二原本鄉訛卿據儀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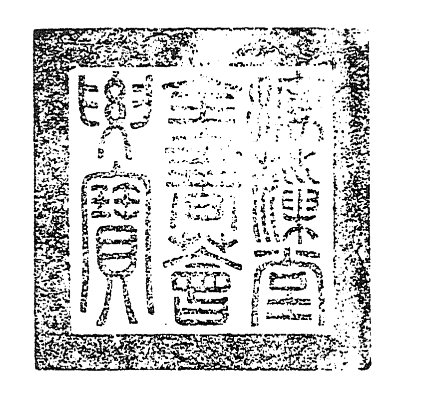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五行六合之内原本内訛類據莊子改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鏗鏘闓豁原本闓訛闦據漢

書司馬相如傳改

第四十頁後四行因謂持燭者曰原本謂訛為據上卷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瀌